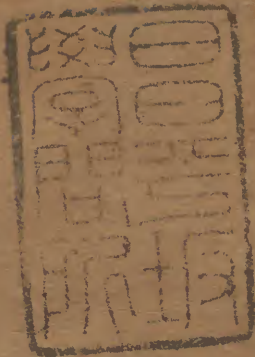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三集



		九	漢
	八	二	書
四	四	九	門
冊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元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 46 )
函號	296 104

十二之三



斫員酒後索欠爭毆刃傷人發伊犁起衅理曲亦發烏魯木齊

刑部奏據 東陵總管事務固山貝子弘 等奏

孝陵贊禮郎那與阿與章京克蒙額酒醉喧鬧那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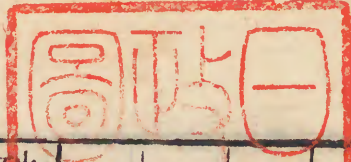
阿持刀扎傷克蒙額請將那與阿革職同克蒙額一

同解交刑部嚴審定擬具 奏等因清字一摺奉

硃批交該部欽此旋據該衙門將革職贊禮郎那與阿委

員押解並飭遵化州驗得克蒙額左乳刃傷一處深

透肉左肱肘刃傷一處深至骨皮破結痂左手二指



小指右手中指無名指小指俱有刀口一道又驗得  
那興阿髮辮揪落一縷等因咨送到部臣等將那興  
阿收禁依律保辜行令克蒙額養傷去後茲辜限已  
滿該衙門于十月二十八日將克蒙額送部臣等飭  
件驗明克蒙額左乳左肱肘手指各傷俱已平復取  
結存卷隨監提那興阿隔別研訊據那興阿供我係  
鑲白旗滿洲阿爾蘇哈佐領下人年四十二歲父母  
俱故我于乾隆四十一年間由十五善射陞授 孝  
陵贊禮郎這章京克蒙額與我素日相好上年十二

月十五日克蒙額問我借用貂帽子我以帽子當了  
回覆他同我要票自己贖戴我將原當京錢三千三  
百文的票子給他掣去贖了到二十七日他仍舊將  
帽子照原本當錢將票子還我說他墊了以前的利  
錢京錢八百文向我討要我說你自己爲戴帽子贖  
用功舊當了怎麼要我出利錢他不依屢次催討我  
總沒有給他今年九月十二日晚飯時原喝了几杯  
酒飯後去找真武廟居住的贊禮郎傅綸說話走到  
真武廟前有起更天了撞見克蒙額從廟裡出來又

月身集卷一十二  
向我討利錢我見他喝醉原支吾說過幾天還他他  
開口就罵我和他分辯他就拾石塊向我擲打我連  
忙躲避沒有打着他又趕來揪住我的髮辮往下拽  
按我掙扎不起一時情急用左手拔出帶的小刀向  
他嚇戳致傷他左乳他將我髮辮揪落一絡鬆手向  
我奪刀我恐被他奪獲回扎又順手抵扎致傷他的  
左肘肘時就有傳綸出來拉勸開的至他手指上的  
傷想是他奪刀時劃傷的並無別的緣故是實克蒙  
額供我係鑲白旂滿洲德順佐領下人年五十三歲

父母俱故我由健銳營前鋒出過伊犁烏什雲南北  
方的兵三次共打仗六十九次殺賊七人得過七個  
功牌陞了護軍校于乾隆四十四年陞授 孝陵章  
京這賚禮郎那興阿與我素日相好上年十二月十  
五日我問他借用貂帽他以帽子當了京錢三千三  
百文回覆我隨向他要了當票自己取贖算該利錢  
京錢八百文我墊出將帽子贖出戴了十七日仍照  
他原本付當將票子還他原說我墊出以前的利錢  
八百文該他還我說我為戴他的帽子贖出又當

不肯認還利錢後來屢次問他討要原是有的今年九月十二日我到直武廟前磕頭因身子不好原買了幾兩酒喝下起更時候我要回家走在廟前撞見那與阿問他幾時還我利錢他說過幾天再給那時我原有些酒醉因他屢次支吾不給生氣斥罵他與我分爭起來我拾了石塊向擲沒有打着他要走開我趕上將他髮辮揪住揜按他就用小刀在我左乳上扎了一下我負痛鬆手將他髮辮帶落一絡我向

他奪刀又被他在左肱肘扎了一下就有真武廟居住的贊禮郎傅綸出來將我們拉勸開的至我手指上的傷是奪刀時劃傷的並無別的緣故如今我被扎的傷俱好了是實等語核與該衙門錄送拉勸之傅綸所供相符恐有挾嫌預謀情事嚴加究詰矢口如一似無遁飾查例載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又拔髮方寸以上者笞五十各等語今革職贊禮郎那興阿因章京克蒙額問伊借貂帽討票自行贖戴仍照原本付當索討墊出利錢那興阿不允給還嗣克蒙額路遇向索那興阿用言支吾克蒙額斥罵并揪

往那興阿髮辮檢按帶落一絡那興阿情急隨拔身  
佩小刀嚇扎致傷克蒙額左乳左肱肘并帶傷手指  
驗朔克蒙額傷已平復那興阿應依刃傷人律杖八  
十徒三年係旂人折枷號三十日但該叅員身係職  
官輒因細故爭角不顧法紀持刀傷人未便與平人  
一律擬徒折枷那興阿應從重發往烏魯木齊効力  
贖罪以示懲儆章京克蒙額揪落那興阿髮辮應依  
揪髮方寸以上笞五十交部議處但身係章京因借  
票贖戴貂帽索找利錢輒首先斥罵起衅并揪落那

興阿髮辮亦未便僅止定擬交部議處相應請

旨革職交旂管束所墊利錢京錢八百文係自圖贖帽戴  
用毋庸追給所有臣等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旨那興阿着改發伊犁効力贖罪克蒙額因細故爭角首  
先斥罵究係理曲起衅僅予革職交旂管束不足蔽  
辜着發往烏魯木齊効力贖罪餘依議欽此

水手毆彈壓委員照毆本管官例斬決

大學士和 奏據江督書 奏糧船水手侯明章等

勒加工價聚眾吵鬧毆傷千總雲天彪審擬治罪一

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核擬速奏欽此抄出到部

該臣等會議得侯明章係紹興幫糧船水手干乾隆

五十三年五月十二日紹興前後兩幫糧船行抵宿

遷利運閘停泊正欲過閘侯明章因該幫搭運緩征

漕米校之往年裝米較多起意藉端索增工錢與全

幫水手姚貴孫廷元楊廣衆侯松林張元宋得阮耀  
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及在逃之劉四高價王三商  
允因向來水手工食總由頭幫定價通幫照數給發  
該犯等遂同赴頭幫旂丁朱炳和船上勒令加錢方  
肯過關宋炳和無奈每船允加錢三千六百文侯明  
章必欲加錢六千宋炳和未允侯明章卽令姚貴孫  
廷元楊廣衆侯松林張元及在逃之劉四高價肆行  
嚷鬧押運千總蔡鸞聞知趕往喝禁宋得沈耀年裴  
上倫郭志賢胡忠王三當卽逃走侯明章與劉四等  
仍吵鬧不休時有漕標候補千總雲天彪奉委在該  
處彈壓催僱聞信趕往喝阻不理隨與千總蔡鸞上  
前提拿詎侯明章輒取船上木棍毆傷雲天彪偏右  
腦后等處劉四亦用緯板打腰眼一下雲天彪傷重  
倒地當經千總蔡鸞將侯明章扭住該虎營汛兵丁  
聞知趕至將姚貴孫廷元楊廣衆侯松林張元宋得  
沈耀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十一名一併拿獲其劉  
四王三高價追拿無踪千總蔡鸞當將侯明章等十  
一犯押交宿遷縣收禁并驗明雲天彪傷痕延醫調



治經臣與漕臣毓 先行提犯至淮飭委淮揚道成  
汝舟淮安府知府劉澐審擬詳解前來臣查紹興前  
後兩帮糧船共有一百餘隻侯明章勒加工錢既為  
通帮而起則各船水手勢必跟隨同行斷不止此十  
餘人嚴加究詰據供通帮雖有船一百餘隻並非同  
泊一處因正欲過閘一時起意加錢止與同泊相近  
之船水手劉四等商酌同行其餘相離較遠之船不  
及約會是以止有十餘人並稱該犯自知已獲重罪  
若果尚有同夥何肯復為隱匿矢口不移質之雲天

彪亦稱當日止見有十餘人惟侯明章劉四下手毆  
打等語似無遁飾將侯明章依例擬斬立決先行刺  
字姚貴等五犯擬遣宋得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  
查例載部民軍士犯罪在官不服拘拿挺身逞兇傷  
官為首照光棍律斬決為從下手者絞監候等語此  
案侯明章係糧船水手藉稱船內加裝米石起意糾  
約多人勒加工錢不遂輒與旂丁嚷鬧復敢不服拘  
拿首先下手將千總雲天彪棍毆多傷殊屬目無法  
紀雲天彪係漕臣委赴彈壓之員即與本管官無異

應如該督所奏侯明章照部民軍士不服拘拿逞克傷官爲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傳首梟示河干使衆水手觸目驚心咸知畏法該督奏稱姚貴侯松林孫廷元楊廣彖張元五犯訊未下手毆官但先帮同侯明章向旂丁吵鬧後經運弁喝禁不知畏懼仍鬧不休亦屬不合應于爲從下手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仍先枷示利運關河岸俟本年回空漕船全數過關再行解部發遣宋得沈耀年裴上倫郭志賢胡忠五犯訊止聽糾同行並未帮同吵鬧一經運弁喝禁卽先走散尙知畏法應于河岸各枷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遞籍管束爲從下手之劉四帮同吵鬧之高價及聽從同行之王三現飭各屬嚴緝獲日另結雲天彪傷已醫痊毋庸議等語該督所奏完結仍令該督將在逃之劉四高價王三嚴緝務獲審擬另結爲此謹 奏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侯明章着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汛官差兵鎖拿犯姦之婦致婦自戕部駁仍照  
原擬汛兵絞候汛官發遣姦夫滿徒

刑部奏據臺灣鎮總兵奎 奏稱本年十月初七日  
接到刑部議覆兵丁謝澤沼鎖拿犯姦民婦李揚氏  
致氏自戕殞命一案查律載威力制縛人私家拷打  
致死者絞監候等語係指豪強之徒挾私縛制拷斃  
無辜而言若奉官差拿罪人犯由自盡審無索詐嚇  
逼別情卽不援此律此案汛兵謝澤沼奉本官外委  
沈維海諭令鎖拿犯姦之婦李揚氏致氏自刎身死

謹核案情李揚氏與洪傳祖通姦本屬有罪之人惟  
營中汎弁止許稽查窩娼匪類民間姦私詞訟自有  
文員究辦本不應越俎多事但此案釀命之由其咎  
在同汎兵丁曾高升聞聞往查被斥挾嫌具稟肇衅  
外委沈維海以事隔日久之姦情卽據曾高升等稟  
詞率行飭差拘拿至謝澤沼奉本官外委令其帶鎖  
與曾高升等一同往拿如有藉差逼詐情事自應從  
重辦理今據該鎮道審無嚇詐各情是謝澤沼惟知  
奉官拘拿罪犯並不料李揚氏之畏自戕而李揚氏  
之死由于姦情之敗露非由兵丁之嚇詐自不得將  
奉官查緝罪人之兵丁與挾詐逼斃平民者一例同  
科至曾高升挾被斥微嫌肇衅固有應得之罪而當  
其奉官隨同往拿時如果有索詐情弊李揚氏之夫  
兄李奇不難卽時扭稟乃因李揚氏自刎李奇輒將  
曾高升王求擅行細縛臺灣民俗本屬刁悍若因此  
案係兵丁挾嫌具稟肇衅遂不將擅縛官差之民人  
少加懲創恐將來負罪人犯俱得藉端挾制官吏視  
捆縛奉差兵役爲泛常刁風亦不可長今該鎮道旣

將因姦釀命之姦夫洪傳祖依例擬以杖徒又將奉  
官差拿之謝澤沼依威力制縛人致死律問擬絞抵  
並將起事之曾高升與隨同查拿之王求一律擬流  
置擅縛官差之李奇於不議揆之情法均有未協應  
令該鎮道再行研訊如兵丁謝澤沼等另有藉端嚇  
詐及外委沈維海授意詐逼等情自當比例從重定  
擬若現訊供情屬實則死係因姦敗露非由詐逼所  
致卽應另行妥擬具 奏總之設兵原以衛民兵果  
累民則當懲兵民若抗官則當治民務期情法適平  
均毋偏重庶兵民皆知畏法而海疆益臻寧謐矣台  
灣現值整頓營伍之時案關兵民交涉罪名輕重攸  
分臣等未敢因駁飭往返需時懸斷率覆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遵卽監弔外委沈維海及兵丁曾高升王求  
等逐加嚴審沈維海曾高升王求等供並無嚇詐情  
事與臣等原審相符查此案外委沈維海防守汛地  
應查匪類民間姦情當時原應查拿送廳究治乃聽  
兵丁曾高升回稟李奇弟婦李揚氏與洪傳祖通姦  
已于正月二十五日夜敗露舊事不行移知文員究

辦輒差兵丁帶鍊往拿致滋事端謝澤沼奉差鎖拿  
原係指拿李奇即將李奇拿獲即可回官乃因李揚  
氏撒賴輒將不應上鎖之婦女鎖拿並非本官諭拿  
該兵生氣擅鎖以致該氏情急自戕李揚氏與洪傳  
祖通姦正月二十五日夜已被本家李浣等捉獲並  
非兵丁往稟之時姦情始行敗露是該氏之自戕實  
由于謝澤沼之鎖拿會高升因挾李奇斥責之嫌輒  
圖洩忿混稟汛弁懲息差拿致釀衅端臣等以外委  
沈維海混聽兵丁回稟事隔日久之姦情並不移廳  
究辦卽行斥差拘拿乃不拿姦夫洪傳祖轉拿李奇  
糊塗滋事以致汛兵混鎖李揚氏釀成人命是以將  
沈維海擬發新疆應請仍照前擬發遣新疆充當苦  
差謝澤沼一犯因差拿李奇已經拿獲乃恃差威鎖  
拿婦人以致李揚氏情急自戕殞命臣等因雖無嚇  
詐實屬逼迫查臺灣澎湖汛兵屢行藉端滋事釀成  
重案是以將謝澤沼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  
監候律擬以絞抵謝澤沼應請仍照前引律文擬絞  
該犯已于六月十八日在臺灣縣監病故應毋庸議

曾高升挾斥辱小嫌圖洩忿恨恣兇汛官差拿肇衅釀命是以科以爲從于謝澤沼死罪上減一等擬流曾高升仍照前擬杖流以示懲儆王求一犯原係隨同查拿臣等前擬與曾高升一律擬流誠屬過重應遵照部議另擬王求應于曾高升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李奇因李揚氏自刎將曾高升王求擅行細縛臣等前擬未將李奇加以懲治實屬疎漏李奇應遵部議請于犯事處所枷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以示懲儆等因具奏前來查律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例載和姦之案姦婦因姦情敗露羞忿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此案該縣民人李奇弟婦李揚氏與洪傳祖通姦敗露經外委沈維海差汛兵謝澤沼同曾高升王求前往查拿將李奇上鎖李揚氏因姦情敗露出而撒賴謝澤沼將李奇開鎖換鎖李揚氏該氏卽携利刃自刎倒地傷重殞命李奇卽將曾高升王求拿住各犯旣據該鎮道等遵照部覆提犯覆審謝澤沼差拿李奇已經拿獲乃擅鎖婦人以致該氏情急

自戕卽無嚇詐實屬逼迫仍照前引律文擬絞其滋事釀命之外委沈維海及挾嫌愆戇差拿肇衅之汛兵曾高升均仍照前擬分別遣流等語除罪應擬絞之謝澤沼已經病故不議外應如該鎮道等所奏將沈維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曾高升照爲從律于謝澤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隨同查拿之汛兵王求旣據該鎮道等 奏稱前與曾高升一律擬流誠屬過重應遵照部議另擬于曾高升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李奇將會高升等擅行捆縛前擬未加懲治實屬疎漏應于犯事處所枷號兩個月滿日杖一百等語應如該鎮道等所奏完結姦夫洪傳祖應照姦情敗露姦婦羞忿自盡例杖一百徒三年獲姦私放之李浣李三貴李典雄均應照私和姦事減罪二等律杖八十折責發落均應如該鎮道等前奏所擬辦理至前奏內稱護理右營遊擊事守備雷鳴揚據外委稟報疑有別情卽應查實具稟雖將汛弁斥革移廳究治但仍據革弁沈維海捏情率行轉稟平日又無約束請交部嚴加議處副將潘



韜係統轄大員亦難辭咎請交部議處之處恭俟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照例辦理為此具

奏伏乞

聖鑒乾隆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

母毆死父奉 旨駁飭其子到案時曾否即行

供出案情查明分別辦理

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奉

旨刑部題覆四川省馮龔氏毆傷伊夫馮青身死將馮龔  
氏問擬斬決一本馮龔氏着即處斬至此案馮青之  
子馮克應于伊母馮龔氏在途毆傷馮青殞命時因  
取火轉回瞥見當即哭喊龔氏嚇勿聲張令其一同  
潛逃該部以馮克應業經該督審明不知父母爭毆  
是以未及往救請免置議人子之于父母原有容隱

之例但父之于母尊親雖屬相等然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禮經有母出于廟絕之文是人子之于其父母恩同而分則有間設爲人子者遇其父毆母至死自當隱忍不言原可免其科罪若其父被母毆死卽迫于母命當時未敢聲張至經官審訊時自應據實訴出方爲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此等綱常大義雖鄉僻虫氓未能通曉但准情斷獄不可不示以等差折衷至當此案馮克應于伊父被母毆死到案時始卽行供出案情自可免議倘並不供明前項案情皆係審訊馮龔氏而得馮克應卽不得爲無罪亦應酌加薄罰以示人道大倫該督原題及部議皆于此處未經聲敘明晰着刑部遵旨行駁飭令該督將馮克應到案會否卽行供出之處訊明覆到再行核辦欽此臣部遵

旨駁令四川總督欽遵覆訊去後今據咨稱除將犯婦馮龔氏處斬外遵查馮龔氏毆傷馮青殞命前據差役緝獲馮龔氏馮克應到案據馮克應供稱二月初四日與伊父馮青伊母馮龔氏從廣元縣起身欲回巴

州初六日行至倒石梯地方值天色暮夜伊往前點  
 取火把轉回見伊父已被伊母毆傷身死當即哭喊  
 馮龔氏嚇住不敢聲張馮龔氏隨將毆死伊夫實情  
 供認不諱查馮克應到案之時雖將伊母致死伊父  
 情由先行供出但當日該役盤獲實因馮龔氏先向  
 告述始破此案馮克應應請照不應重杖八十折責  
 三十板等因咨覆到部查妻毆殺夫與毆妻至死罪  
 名斬絞攸殊是父為母殺母為父殺人子處此人倫  
 之變按律雖均得容隱而其間恩同分異自當示以  
 等差始不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大義先據該督  
 疏稱馮克應不知父母爭毆不及往救請免置議未  
 將馮克應到案是否即行供出之處聲敘明晰臣部  
 題覆亦遂略而未議及恭繹

聖諭實佩我

皇上讞獄之義精理足折衷至當今據該督咨稱馮克應  
 于毆死伊父到案後雖將伊母毆死伊父情由供出  
 但差役盤獲之際實因馮龔氏告述破案將馮克應  
 擬以不應重杖律杖八十應如所咨照擬發落並請



嗣後如有其父爲母所殺其子到案經官審訊猶復  
隱忍不言者較之母爲父殺子爲父隱者不同應欽  
遵

諭旨酌加薄罰照違

制律杖一百以示區別伏候

命下通飭遵行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子與人爭毆失跌壓傷伊母身死撫臬錯定正  
克知府被叅揭部 欽差審明子改擬絞決撫  
臬革職知府開復

臣胡季堂謹 奏竊臣等奉

命審辦叅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呈訴所屬平度州招解  
張子布踢死妻母羅王氏一案于六月十八日途次  
接奉 廷寄

諭旨並該撫長麟審擬定案 奏摺供單發交閱看業將  
到彼遵辦緣由 奏覆在案嗣于二十七日行抵平

度州地方詢知羅王氏居住之四甲屯在入城大道之南距州城十八里卽令鄉民領道率同司員馳赴該處看得該屯有東西大路一道村民夾道居住門皆坐南向北有南北小衢街一條中有住宅東西各四家各自爲院房屋亦皆南向羅王氏家在北頭路西院門東向進院有向南通連草房二間後簷同該院墻俱坍塌計該屯居民十數家內止八家係屬羅家其餘皆係他姓羅姓族鄰人等惟羅升羅德爲近羅升家在羅王氏前院之南後墻北窓直對羅王氏屋門該撫審出之見証羅劉氏卽係羅升之妻與羅王氏並不同院羅德家在路東院門與羅王氏院門相對羅德之南爲羅增家其徐大榕指出之見証羅元家又在羅增之南與羅王氏相離較遠應訊隣証多因該撫審辦此案提集在省門俱關鎖惟羅升之弟羅明羅元之弟羅增妻羅王氏子羅有仁姪羅子城并羅魁之母文氏羅有良當日爭毆情形伊等僉稱張子布屢因伊妻羅氏逃跑到妻母羅王氏找尋時與吵鬧同屯皆知不以爲意六月本係農忙因村

民多往地工作又是日有同村耿宗興之子耿華因  
患瘋迷在離屯之柳樹上自縊身死在家男婦多往  
彼解救看視所以止有羅升之妻羅劉氏在家傳喚  
耿華之父耿宗興供稱伊子實係上年六月初八日  
巳時因瘋自縊身死核與羅王氏被毆時日脗合似  
爲可信除男女就近取供省釋外隨令司員摘帶羅  
明等四人質訊復順道至張子布住居之賴家屯左  
四甲屯東南相距二里許有張子布住宅係草房兩  
間看來家計亦甚貧難勘畢隨將羅明等帶至州城

並據巡撫長 派委員弁將徐大榕郭清芳同案犯  
羅有良張子布應訊人証于二十五日押解到州臣  
等伏查此案叅革知府徐大榕稱係羅有良誤踢伊  
母致斃全以羅有良堂叔羅元之供詞爲憑而該撫  
長 審定張子布爲正克則以羅有良堂嬖羅劉氏  
爲確切証據因先提羅元羅劉氏隔別研訊據羅元  
供稱伊係毆打後回家進屋查看維時羅王氏業已  
身死質之羅劉氏亦稱伊因鬪毆在後窓礁看纏見  
張子布按住羅王氏毆打卽出外尋人勸阻其羅王

氏如何被踢毆斃並未目擊是羅元羅劉氏俱難指  
為當場確實于証而羅有良係徐大榕審出逆倫重  
犯張子布供認係該撫長 審定正克尤應嚴加究  
訊再三研鞫據張子布供認因被羅有良揪按領脖  
在頭上毆打羅王氏毆其兩腿伊向後蹬了一脚不  
知蹬着羅王氏何處實未迎面向踢羅有良則稱伊  
母實係張子布蹬踢身死伊與張子布在地揪扭滾  
打焉能舉脚蹬踢以致誤傷伊母實係府裡屢次掌  
責刑嚇追究所以誣認羅元亦應府裡掌責刑道所

以誣証等語臣等查閱該撫原奏供單內稱羅劉氏  
與羅王氏同院居住今勘明並非同院又稱王浦係  
羅王氏族弟今訊明係伊胞弟且所奏張子布蹬傷  
羅王氏小腹今查該州原驗係肚腹並非小腹再圖  
結內屍子欄驗未脫中衣安得驗出小腹傷痕卽此  
已見其不實不盡至徐大榕呈出供摺內如羅劉氏  
所供張子布倒地先羅王氏尙靠着鍋臺生氣之  
語現據羅元供係該府掌責後府役陳立中教令誣  
供提審陳立中亦自承認屬實又稱羅明羅魁興羅

元供同今質訊羅明羅魁與堅稱實在不知羅王氏如何被毆前在府裡審訊也是這樣供說並無別故其羅劉氏係羅王氏弟婦曾為羅王氏張子布媒合成婚並非案外媒婆似此供情失實亦難據以定案因思案經一載屍遭蒸檢犯証供詞俱各游移肚腹傷痕分寸又無憑比對而該撫檢出張子布木器毆打多傷亦應覆加詳檢俾無枉縱隨于晴明時提到羅王氏屍骨飭令隨帶仵作萬成如法排檢並率同司員親加檢視該屍骨時日已久又經蒸刷一遍凡

受傷處所色俱淺淡驟難辨識顛門方骨及臂膊腿脛各骨細驗均有血量傷痕與該撫原驗無異其左右肋骨多有折斷之處原驗圖格內俱稱係死後折斷正在詳檢間據羅有良忽自行供出伊于張子布蹬倒伊母聲喚時因張子布掙起殊此无理豈可不畏要跑伊曾用力向拉以致失跌伊母身上並將張子布帶跌摔過恐壓斷伊母肋條如檢出肋骨折斷必要超究緣故所以先自供明伊前在勞山當道士時曾聽見師父葉姓說過檢骨生前的傷係有紅暈的若係死後就是白



色無紅暈只求驗明等語臣等因取該骨眼同原檢  
驗之歷城縣件作李文華昌樂縣件作韓萬清令其  
逐一細檢據件作等檢出左肋骨第六條近後肋有  
紫紅色血暈係生前傷第七條近後肋有血暈透出  
係生前折斷第八條近後肋有微紅點係生前折斷  
第九條近後肋有微紅點係生前折斷第十條近前  
肋折斷三節近後肋微紅色係生前折斷右肋骨第  
四條有直裂縫微紅血暈前節無存係生前折斷第  
五條有直裂紋微紅暈係生前折斷內惟左肋第一  
條右肋第一條及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各條無故  
餘俱折斷無血暈驗明死后折斷屬實當令隨帶件  
作萬成覆驗相符臣等復率同司員取檢出有傷各  
肋骨向日照看俱有血暈其色淺深不等并照洗寃  
錄所載親用絲棉試驗有傷處絲俱微掛的係生前  
傷痕臣等以案關人命出入重情不厭詳慎因連日  
乍晴乍雨隨又復檢四次無異即取原驗件作李文  
舉韓萬清不敢隱匿遺漏傷痕甘結並詰以前隨該  
撫在省檢驗何以不將肋骨各傷檢出之故據供那



時止照供出各傷檢驗看見肋骨多有折斷想因路  
遠都是車中挫折一時糊塗不及細檢所以都報是  
死後折斷張子布羅有良俱係赤貧人家實沒有受  
賄聽囑之事如有別情他們都在案下可以對質是  
實并問羅有良從前在省城府州疊次審訊曾否將  
扭扯張子布跌壓伊母情節供吐之處據供前因州  
裡止驗出肚腹一傷張子布自認蹬踢前後承審各  
官只追究如何踢傷所以一向都沒有供出如今想  
起我因張子布扭拉我跌在母親身上不知我母親  
是死是活那時搖了兩搖母親胎膊還是軟的因聽  
見

欽差大人要檢骨只得據實供明又詰以巡撫曾經檢骨  
你彼時何以不供當日在本府面前又何以自認誤  
跌你母致斃又據供巡撫檢骨時我那時在歷城縣  
監裡不得知道至在本府誣認誤踢母親的話因州  
裡驗出踢傷府裡總說是我踢死刑逼不過只得隨  
口混認並非實在供情臣等伏思羅有良既有跌壓  
伊母情節張子布從前何以肯不供指並加詰訊據

張子布供因驗出肚腹的傷致死我原蹬了一脚所以那樣供認從前官府審訊時只問如何踢死丈母我也只分辨脚蹬一下所以一向沒有供到這話知今羅有良自己供出這是實有的事不敢謊供等語並令羅有良與張子布將當日如何揪打滾踢各情形一一比試據該犯等同供羅王氏被蹬仰面倒地頭向東南脚向西北彼時羅有良扭拉張子布係從伊母身左摔滾至身右核之現在相驗左肋折傷多處右肋僅傷兩條其着傷輕重情形亦屬確鑿是張

子布毆蹬肚腹雖係致命尚未即死羅有良跌壓伊母致斃毫無疑義隨傳屍女潘羅氏楊羅氏同羅有良將屍骨各傷指給閱看該犯羅有良知已檢出跌壓折斷傷痕意欲翻悔不但肋骨多傷狡供方能指出即張子布所毆臂肋腿跨顙門方骨各傷亦不能辯認屍女潘羅氏楊羅氏則稱看肋臂骨脛骨及左右肋骨俱有傷痕取具甘結存卷時值隨同該撫原檢官濟東泰道歸朝煦泰安府知府宋思仁武定府知府唐若瀛俱經調取來州因將現在檢出肋骨各



傷令其公同看視據歸朝煦等稟稱隨同詳看無異  
從前未能檢出踈忽之咎實不能辭並訊據徐大榕  
供該州招解此案疑竇多端節次提訊據羅有良供  
認悞踢伊母身死彼時因案關出入稟請臬司及巡  
撫親訊將張子布定爲正犯遂將叅員叅革心懷不  
服所以遣姪赴京呈控後巡撫覆訊時因案已在京  
具呈叅員恐遭逼勒依巡撫所審出具親供畫押仰  
蒙

皇上天恩

欽差大臣秉公研訊審出羅有良自吐供情并檢出肋骨  
多傷以羅有良定爲正兇張子布並非正兇不致冤  
抵叅員已輸服並無他說至從前未能將實在情節  
徹底根究只求治罪等語查此案該撫長 因革府  
徐大榕審與該州原報兩岐至省稟明前任臬司未  
能剖斷卽親提人犯至省及帶至德州途次審訊卽  
提屍骨督同道府等官親加檢驗尙屬認真但于案  
內多未確實其羅有良跌壓伊母致傷情節旣未訊  
明又未將肋骨生前折斷之傷檢明以致罪有出入

所見集卷之二 三十七  
究係因何錯悞應行令該撫先自明白廻奏至同該  
撫檢審之道府歸朝煦等雖非專委承審之員但是  
否聽從長 隨聲附和抑或有意開脫朦混均應請  
旨解任以便究訊至兗州府知府高官璽會與武定府經  
前任臬司甘 委令會審因羅有良並認誤傷其母  
究無確供並請提卷另訊乃甘 並不卽令該二府  
詳究明確遽自提訊以致犯供翻異並未定案成招  
其屬罪有應得已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雖所訊供  
証未確而稍定羅有良爲正克並無錯誤統俟究訊  
明確同正案一千人犯另行分別擬議 奏

聞請

旨外所有審明確情與該撫先 奏原案互異之處理合  
奏明所有臣奉

命馳往該處秉公審擬緣由謹恭摺據實叅

奏爲此 奏聞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

奏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

硃批如此悉心秉公審明實屬可嘉有旨諭部欽此

臣胡季堂等謹

奏竊照山東平度州民羅有良因與張子布互毆將張子布扭拉致羅有良自跌伊母羅王氏身上壓傷肋骨身死一案先經臣等仰蒙

皇上節次訓諭虛衷研鞫據羅有良自供壓傷伊母實情當經驗明羅王氏屍骨兩肋多有生前折斷重傷委係羅有良跌壓傷斃業將查勘驗訊得實情節並將隨同該撫驗訊之道府歸朝煦等奏請解任究訊

奏蒙

聖鑒在案臣等奉

命前往審辦並蒙

皇上披閱該撫 奏摺以所審情節疑竇甚多將緊要關

鍵節奉

諭旨逐層指示將原摺供單發交閱看臣等欽遵查訊得悉前情俱在我

皇上洞鑒之中當經臣等據實奏

聞並將隨同巡撫檢驗之道府歸朝煦宋思仁唐若瀛請

旨解任究訊今提該道府等以當日隨同該撫檢驗時何以將肋骨折斷重傷遺漏而歸朝煦又係該撫督同審辦之員恐有朦混迎合情弊各加究詰據歸朝煦宋思仁唐若瀛同供我們隨同巡撫檢驗彼時看見肋骨折斷處作作啣報係棺內碰折是日濃陰未及細檢以致疎漏今蒙檢出折斷肋骨血暈我們隨同細看無異實是糊塗草率咎無可辭又據歸朝煦供稱前任臬司甘 審訊此案因徐大榕不服巡撫率同司道親自提審究出尙有羅劉氏見張子布毆打羅王氏多傷情節着提嚴究適巡撫催趙漕船至德州將一千人犯提往行署訊辦我並未隨往後巡撫檢驗屍骨將徐大榕泰 奏革審司道等隨同覆審羅有良張子布均未將拉跌壓傷情由供出我們誤以此案傷証確鑿巡撫審擬並無疑義當卽公同會詳備案並非朦混迎合是實並傳登萊青道奇明到案隨以此案係所屬之地方有此等府州審辦互異重案豈竟毫無知覺且該撫提審時伊現署臬司何以卽同歸朝煦等率行會詳並不悉心推究是何主

見向其詰訊據供此案郭知州招解到府經徐知府  
看出疑竇押犯進省稟請甘臬司親審係張子布踢  
斃羅王氏徐知府不服後巡撫親提審定張子布爲  
正寃將徐大榕叅 奏革審時我尙在萊州府到五  
月二十八日調署臬司隨同巡撫覆訊盡供張子布  
供認確鑿並無翻異我信以爲實是以公同會詳至  
羅有良與張子布扭拉跌壓伊母情節羅有良張子  
布俱未供及此案係我所屬地方之事我又現署臬  
司未能究訊得實實係昏憤糊塗再無可說等語臣

等復將全案犯証反覆究詰俱各矢口不移是此案  
始由叅革知州郭清芳不行親驗遺漏多傷首先妄  
指正寃繼因前任臬司甘定進疊次委審既不令原  
稟之徐大榕會辦又不令覆審之武定袁州二府詳  
究切實旋自提訊漫無主見僅以回稟巡撫了事後  
因該撫親提驗訊急于定案而隨同驗訊之道府又  
不認真勤辦以致錯悞均有應得之咎除該撫長麟  
業經自行 奏請治罪候

旨遵行外其餘各員自應同案犯一併分別議擬查律載



子孫過失殺父母者擬絞立決又律載子毆父母者  
 斬殺者凌遲處死又買大功以下親為奴婢者從凡  
 人和畧法又例載和誘知情為從及被誘之人俱減  
 等滿徒又律載檢驗屍傷不親臨檢視及不用心檢  
 驗屍傷不實致死根由不明者正官杖六十吏典杖  
 八十件作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減者以失八人罪  
 論又囚未決放聽減一等各等語此案羅有良因妹  
 婿張子布向伊母羅王氏追問伊妹羅氏下落爭鬧  
 按毆該犯見而趨護揪扭張子布毆打復因其蹬傷

伊母倒地掙扎欲跑該犯慮其跑脫力向扭拉先自  
 閃跌伊母身上伊身上以致壓跌伊母身上致傷  
 肋骨殞命查謀故毆殺父母罪均應凌遲處死今羅  
 有良因救母而誤斃母命雖係思慮所不到並非耳  
 目所不及固未便照過失殺例擬以絞決但因誤傷  
 致斃較之謀故毆殺逆倫重案情稍有間自應酌量  
 定擬羅有良應照子毆殺父母律量減擬斬請

旨即行正法張子布訊明並非正兇其毆踢妻母羅王氏  
 按律罪應杖徒但羅王氏將已嫁之女私自轉雇與



人傭工情同畧誘卽屬恩義已絕應同凡論張子布止應照他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惟查該犯當日身受多傷事後又復拖累一載幾致冤抵情屬可憫所得笞罪應予寬免卽行釋放王浦聽從伊妹羅王氏將在壻家逃出之甥女張羅氏雇給趙堪家傭工雖非典賣亦難寬縱王浦係張羅氏親母舅服屬小功出嫁降服係畧誘大功以下之親應以凡論王浦應與張羅氏均合依畧誘爲從及被誘之人減等滿徒律杖一百徒三年但王浦身充鄉約曾于張子布自

伊妹找尋張羅氏時教令伊妹轉到張子布家訛賴搪塞情節較重應先枷號兩個月滿日定地充徒發落張羅氏不安其室屢次逃跑致母死非命兄懼重辟實屬不孝所得杖罪應予的決從重發給駐防兵丁爲奴平度州原驗件作謝蘭雖無受賄故漏傷痕情弊但屍身初驗最關緊要該犯身充件作胆敢草率從事遺漏多傷以致案情不確罪有出入卽所驗肚腹一傷部位亦屬錯悞情殊可惡未便依律擬徒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給兵丁爲奴奈革知州郭清芳

係首先承審之員于本州人命重案既不親詣相驗  
僅聽件作喝報一傷填格率詳又妄指張子布爲正  
克徑行招解以致羅有良幸逃法網是前後審轉各  
上司于此案供情未能確切皆由該叅員玩悞所致  
未便如該撫原擬僅以檢驗不實照失出律擬徒應  
將郭清芳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府差陳立中當  
該府徐大榕向羅有良堂叔羅元究問時該犯輒意  
圖迎合教令羅元誣供張子布羅王氏先後受傷創  
地情形致徐大榕心疑羅有良逆倫重情現經訊明

羅有良實係正克于罪名雖無出入究屬胆玩陳立  
中應革役卽照獄卒教囚反異以故八人罪論因未  
決放減一等律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係衙役教供  
從重發往烏魯木齊給種地兵丁爲奴羅元聽從混  
供以致失實雖由該革府掌責時致該犯故行誣証  
亦未誣指正克究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覆  
驗作作韓萬清李文舉前隨該撫檢驗時並不細心  
檢視將肋骨斷折緊要傷痕遺漏以致失出羅有良  
罪名本應按律擬以杖六十徒一年但二犯現經檢

出羅王氏肋骨生前折斷重傷使正克不致漏網尙可原情末減韓萬清李文舉均應照件作檢驗不實杖八十律各杖八十徐大榕族姪徐照訊係徐大榕自作呈詞令其代爲進京呈訴尙無不合應毋庸議餘屬無于概行省釋濟東道歸朝煦隨同該撫檢驗遺漏肋骨重傷又于巡撫審定後會同率詳應請

旨革職武定府唐若瀛曾經訊供一次由甘定進不卽交辦詳究遽自提訊尙非該員有意推諉迨後亦未會審定案但隨同檢驗遺漏傷痕實難辭咎與隨同檢驗不實之泰安府宋思仁均請交部嚴加議處登萊青道奇明于所屬府州重案漫無覺察迨該撫審定張子布爲正克將前臬司甘定進叅 奏離任後委該員署理臬司印務又因巡撫親提覆訊定案卽照供會詳竟同龔贖實屬溺職應請革職臬司甘定進承辦此案尙未審詳定擬卽經該撫叅 奏離任但種種稽遲貽悞實屬咎有應得仍請交部嚴加議處布政使繆其吉刑名事件雖非伊專責但冒昧具詳亦屬不合應交部議處兗州府高宮璽當臬司面委

所見集卷十一  
訊供一次卽以兩無確証稟請提卷集犯細鞫乃甘  
定進因該府有應辦公事遽令出省致未詳悉定擬  
迨後該撫親提驗訊亦未檄令該府勦辦尙無不合  
應與甘定進僅令在旁訊問一次並未委審之陵縣  
知縣汪本莊均毋庸議郭清芳業于取供後據解員  
黃景曾申報因患瘡疽身死驗訊屬實並無別故應  
毋庸議已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所訊供証既未確  
實又誤聽所管衙役教令羅元誣供之語率行爭執  
並不虛衷究辦又失察衙役教供亦有不合但指定

羅有良爲正克尙無錯誤應否開復予以議處之處  
出自

皇上天恩所有臣等審訊定案議擬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另繕供單一併進 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臣等拜摺後卽率同司員等起程回京恭覆

恩命謹 奏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奉

硃批有旨諭部欽此又奉

上諭胡季堂吉慶審明平度州民羅有良與張子布互毆

所見集三

卷十一 閩毆

三六 毆祖父母父母

所見集卷十一  
將張子布扭拉自跌伊母羅王氏身上壓傷肋骨身  
死除巡撫長麟業經奏請治罪外所有承審各員及  
此案各犯証一并分別議擬一摺羅有良因伊母羅  
王氏被張子布毆打踢傷倒地該犯恐張子布跑脫  
力向扭拉先自閃跌伊母身上致伊身上以致壓  
折伊母肋骨殞命係屬誤傷致斃本非謀故毆殺者  
可比自應諒從未減但伊母究因該犯跌壓身死情  
雖可恕而法有難容羅有良着從輕改爲處絞立決  
王浦身充鄉約始則教令伊姊羅王氏至張子布家

訛賴搪塞繼復畧誘張羅氏雇給傭工情屬可惡若  
僅擬杖徒枷號不足蔽辜王浦着改爲發遣伊犁爲  
奴以示懲儆至長麟業經自請治罪已交部核議登  
萊青道奇明于所屬府州重案漫無覺察及署理臬  
司又隨同巡撫照供會詳竟同龔贖濟東道歸朝煦  
檢驗羅王氏屍身遺漏肋骨重傷又于巡撫審定後  
會同率詳均屬溺職奇明歸朝煦俱着照擬革職已  
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雖于所訊各犯供証不能確  
實但指定羅有良爲正兇並無錯誤且若非該員遣

人赴部呈訴則此案幾成冤獄徐大榕着卽開復所  
有奇明歸朝煦徐大榕仍着該部帶領引見餘俱照  
胡季堂等所奏辦理摺并發欽此

山東巡撫長 奏竊臣接准

欽差尙書胡 侍郎吉 移咨內開平度州羅王氏被傷

身死一案驗出屍骨多有紅暈并審出羅有良扭拉

張子布失跌伊母身上最後壓傷致死并抄錄原

奏行令臣自行明白回 奏等因臣接准行知悚愧

交深自容無地伏念臣仰蒙

皇上覆疇殊恩畀以封疆重寄乃于人命重案遺漏傷痕

又不能審出羅有良壓跌確供顛倒錯亂反覆問心

實難自道且臣在任三年屢獲愆尤均蒙

高厚鴻慈曲加

寬容稍有人心宜何等感激奮勉竭盡心力仰圖報効今

復于此等草率混其獲罪尤重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飭交刑部于議覆此案時將臣併案治罪

以為辜職負

恩者戒臣不勝悚懼戰慄待

命之至謹 奏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奉

旨山東平度州民人羅有良張于布互毆跌壓伊母致斃  
 一案該撫長麟未經驗出緊要傷痕又不能詳審實  
 情固屬咎有應得但不過冒昧詳奏尙非有心出入  
 且此次槍護臨清州姜家庄民捻漫水辦理有方現  
 已堵閉斷流廂築穩固辦理尙屬妥協長麟着革職  
 仍留山東巡撫之任並免其交部治罪繆其吉着改  
 為降三級從寬留任其隨同檢驗不實之知府唐若  
 瀛宋思仁改為革職留任八年無過准其開復甘定  
 進俟到京後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欽此





蘇宋思才巧為革艸留卦八平無繼卦其間蘇甘宗  
為利三蘇蘇實留卦其間蘇劍不實之狀蘇甘

婆媳與人通姦媳起意將夫謀死媳畏罪自戕  
婆應分親母繼母分別予勾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刑部題覆浙江省民人張云澐與邱方玉之母湯氏  
妻曹氏通姦商同勒死邱方玉并曹氏畏罪自縊身  
死一案將湯氏照親母因姦謀殺子女例實發伊犁  
給兵丁為奴係屬照例辦理但細閱此案情節湯氏  
先與張云澐調戲成姦被伊媳曹氏窺破恐其洩漏  
誘令張云澐一并通姦後因曹氏戀姦情密商同張

云濫將邱方玉勒死同謀殺死親夫罪應凌遲之曹氏業經畏罪自縊外其親母湯氏雖係尊長致死卑幼因自通姦并誘令伊媳一并姦宿後因伊子碍眼輒聽從伊媳同謀勒斃是與伊子邱方玉恩義已絕設或伊子別無兄弟子姪遂令翁姑及伊夫絕嗣所關甚爲重大查向例親母因姦謀死子女者不論是否造意俱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原以母子倫紀攸關不得與凡人一律問抵若其母身蹈邪淫罔顧廉恥已無夫婦之倫又安有母子之義朕思同一母子

然有親母繼母之別繼母因其子並非已出心懷殘忍謀殺前妻之子情罪自爲更甚親母之於子究係所生卽或因姦致死與繼母自當有間亦應分別辦理近來各省題奏事件民間有逞兇斃命愍不畏法之案出于情理之外然戾氣所鍾自古而有卽如文言釋坤初六之言可知周時亦有如此亂逆之事設無其事孔子不忍言也今世風日降人心更不如古無怪兇惡之徒竟至藐法箴倫行同梟獍朕向來遇有此等奏到之件自係箴倫重案概不加以硃批不

惟不忍而且自漸民間風俗日下既不能導德齊禮  
化莠爲良俾不致身罹法網我君臣皆當引以爲愧  
惟有明刑勅法重示懲創庶兇惡之徒稍知儆戒使  
之勉爲善良朕意各省惟有母子之條除尋常情節  
仍照向例辦理外其有因姦起意欲令絕嗣者卽將  
其母問擬斬候入千秋審情實卽或伊子尚有子弟  
未致絕嗣仍當定擬斬候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其繼  
母親母干情實中量予以勾不勾之分已足示輕重  
區別着大學士九卿將是否應如此辦理及如何之  
處悉心酌議具奏其邱湯氏一案俟大學士等詳議  
覆奏再行降旨欽此

繼母因姦致死前妻子女擬斬秋審情實親母  
因姦故殺子女擬斬絕嗣秋審情實不致絕嗣  
俱永遠監禁

大學士公阿 奏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題覆浙江省民人張云滢與邱方玉之母湯氏  
妻曹氏通姦商同勒死邱方玉并曹氏畏罪自縊一  
案等因欽此仰見我

上明刑弼教酌重衡輕以懲淫惡仁至義盡查律載母  
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繼母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

監候又定例親母因姦致死親子女滅口不論是否  
造意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其繼母因姦起意將前  
妻子女致死滅口者不論現在有無子嗣將該婦擬  
絞監候如姦夫起意本婦爲從而已故止此一子致  
令絕嗣者亦擬絞監候若其夫尚有子嗣發往伊犁  
給兵丁爲奴等語誠以母子于所生之子屬毛離裏  
天性至親故向例罪至發遣爲奴而止不與凡人一  
律擬抵但旣身蹈邪淫罔顧廉恥是已得罪于其夫  
又因此而謀殺所生之子甚且致令絕嗣則所關甚  
爲重大誠如

聖諭已無夫婦之倫安有母子之義自不得仍照向例僅  
子發遣至繼母則其子本非已出雖母子之分相同  
而生育之恩有別今蒙

聖明指示旣嚴親母因姦殺子之罪又審親母繼母名義  
之殊詳示區分令臣等悉心酌議臣等伏思婦女因  
姦忍于自殺其子又應復推母子之情寬其殘殺之  
罪惟是繼母之與親母恩義本自不同則罪誠不可  
無所差別而斬之與絞雖同一問擬死罪究有誅首

縲首輕重之分向例繼母因姦殺死前妻子女僅擬絞候亦未允協臣等公同詳議嗣後除尋常起衅殺子之案仍照向例辦理外其繼母因姦將前妻子女致死滅口者無論是否起意俱欽遵現奉

諭旨改爲擬斬監候仍查明伊夫如已絕嗣卽入于秋審情實若尚有子嗣將該犯婦永遠監禁遇

赦不赦至親母因姦故殺子女之案亦不論是否造意俱請擬絞監候致令伊夫絕嗣者入于秋審情實冊內進 呈恭候

欽定卽不致絕嗣仍永遠監禁不准援

赦若姦夫獨自起意謀殺其子以便往來姦婦雖未知清同謀但因姦令夫絕嗣者係繼母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係親母發往各省駐防兵丁爲奴如姦婦果不知情當時喊救事後告官或伊夫尚有子嗣及姦夫別因他故起衅自殺其子者奸婦仍按所犯本罪悉照本條律例辦理其嫡母有犯與親母同嗣母有犯與繼母同親母因姦謀死子女者不論是否造意俱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定例原未允協蓋母之于子

雖無問抵之條然家庭尋常事故因倫紀攸關自不得與凡人一律抵罪若身蹈邪淫罔顧廉恥已無母子之義復因姦謀死以致絕嗣則其殺伊子之罪尚小而令其一門宗祀從此斷絕其罪甚大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有親母故殺子女之案如係尋常情節乃照例辦理外其有因姦起意致令絕嗣者即將其母問擬斬候入千秋審情實子勾或伊子尚有子弟不致絕嗣仍應定以斬候並當永遠監禁遇赦不赦如此重加懲創庶使淫惡之人知所炯戒此亦整飭

風紀明刑弼教之道所有邱湯氏一犯即着刑部照此辦理並將此旨載入則例遵行餘依議欽此

此鞫野並錄此旨輝八傾回獲行領於蕭地此  
風味即所神塔之數退育祖愚丑一外明普既精朝

壻誣告妻父給毒葯謀害其姑奉 旨改發爲

奴女聽夫誣証其父擬絞監候

刑部奏據步軍統領衙門奏領催韋馱保呈控伊妻  
父湯作新囑令伊女收藏毒葯給伊姑服食解救未  
死一案臣等查此案先准步軍統領衙門將湯作新  
等咨送到部因事關逆倫重案當卽選派司員督同  
提齊兩造應訊人等正在審辦間兩次欽奉

諭旨仰蒙

聖訓指示令臣等悉心研鞫務得實情臣等續將審得韋



馱保起意誣捏湯作新給葯毒害伊母及抑勒伊妻  
湯氏隨同証証情節詳晰奏

聞後復率同派檢司員逐一詳加嚴鞫緣韋馱保係正  
藍旂蒙古富康佐領下領催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娶  
民人湯作新之女湯氏爲妻素相和睦湯作新家道  
貧窮素好飲酒自伊女湯氏過門之後常至韋馱保  
家索酒吃飯醉後卽行噪鬧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湯  
作新又至韋馱保家中哭鬧韋馱保之父諾爾布等  
出言抱怨湯氏因翁姑厭惡伊父當卽勸令回歸致

被湯作新拳毆韋馱保生氣將湯作新推出門外聲  
言以後斷絕親戚不必再上伊門湯作新忿怒而回  
湯氏素有胃疼病症韋馱保曾請劉姓醫治湯作新  
以韋馱保請醫胗病並不向其商量面加村斥二月  
十七日湯氏胃痛復發韋馱保恐不告知妻父延醫  
必至又遭斥辱遂于十八十九等日往伊妻父家連  
次找尋湯作新因病未與見面韋馱保心懷忿怒于  
二十四傍晚又往湯作新家找尋因其將門關閉呼  
喚不答遂踰門進內彼時湯作新先已外出家中止

有幼小子女韋馱保疑其躲避故意刁難遂行噪嚷  
經伊表弟凌三路過聽聞將韋馱保勸回湯作新回  
家聞知韋馱保踹門吵鬧並不知爲伊女患病商醫  
情由遂于二十五日在東城吏目衙門喊告二十六  
日該坊出票傳喚韋馱保匿不到案自知情虛恐到  
官被押必致革退錢糧起意捏詞誣告抵賴因踹門  
噪鬧事在二月二十四日而屢次找尋湯作新係在  
二月十七日之後思欲在十七日以前捏出重情以  
爲連日找尋湯作新踹門吵鬧之故隨砸煤末一包  
順取伊弟金剛保桌上字紙包好捏作湯作新給伊  
妻毒葯伊妻子十五日調酒與伊姑服食經救得生  
各情節希圖到官可以抵節因不能寫作呈詞旋于  
二十七日邀素識之算命人陳世爵到家將湯作新  
給伊妻毒葯謀害伊母經救得生等情告知免其代  
書陳世爵信以爲實代爲繕寫而去此經湯氏聽聞  
至晚向韋馱保盤問韋馱保始將情由告知並囑湯  
氏到官質証湯氏不肯應允韋馱保生氣聲言若不  
隨同質証將來必至伊到官受罪革退錢糧斷不要

湯氏為妻湯氏不答韋馱保亦未再言彼時伊父諾爾布該班外出次日韋馱保又向伊母告知並求伊母轉告伊父干到官時一體執証既可抵賴伊妻父控告吵鬧之事又可免革錢糧卽干二十九日赴步軍統領衙門控告經步軍統領衙門傳訊時伊母張氏將韋馱保之言告知諾爾布諾爾布愛子情切遂照依伊子之言與張氏湯氏質証等情奏送到部當卽提訊韋馱保及伊父諾爾布伊母張氏俱供湯作新給葯毒害張氏屬實湯氏亦隨同直証不諱查湯作新如果止令湯氏毒死伊姑則伊夫及伊夫之父尙在斷不肯干休干事仍屬無益且接湯氏夫婦歸伊家轉養贍之人種種情節殊不可解復加推鞫始據湯氏供稱實係伊夫與伊父素有嫌怨捏此情節希圖報復俱早在

聖明燭照之中令逐一質訊俱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以韋馱保誣控湯作新之處雖據韋馱保供認係伊一人起意湯氏實不預謀但湯作新究係湯氏之父如果並未商謀到官時何肯扶同執証誠如

聖諭父子天性湯氏卽聽伊夫之言亦何至忍心竟陷伊  
父以謀害人命重罪反覆詰訊據湯氏供我初到案  
時本因公婆疼我男人也同我和好原說照我男人  
供認不過斷我父親不至堂上吵鬧又可保全我男  
人錢糧且婆婆服毒後卽經救治不致于死想來父  
親也沒甚大事又因我男人氣性不好若不隨同証  
說男人輸了官司他必不留我在家裡一時糊塗沒  
有主意後來到官時因我男人先已供出就隨他証  
証的我如今纔知道我男人告我父親的事我婆婆  
就不毒死我父親也是有重罪的我只得把實情供  
出我是父親親生的女兒豈有忍心商同男人誣陷  
我父親的事實係被我男人逼令出于無奈現有我  
男人可訊等語復質訊韋馱保堅稱實係一人起意  
逼令伊妻湯氏作証伊父母亦遂聽從其言隨同供  
說並非事前商同伊妻及伊父母設計証賴亦無別  
人商謀情事再三究詰加以刑嚇矢口不移似無遁  
飾查律載子孫告父母但誣者絞告妻之父母若誣  
告罪重于子犯本罪者止依凡人誣告罪又誣告人

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加徒役三年又謀殺人傷而未死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湯氏于本夫韋馱保誣告伊父湯作新之時先未知情商謀實係被夫抑勒聽從質証雖與子孫自行誣告父母者有間但既伊夫係屬誣告乃于到官時不卽吐實干名犯義倫紀攸關未便因其旋經據實供明稍爲寬貸湯氏應卽照子孫誣告父母但凡誣卽絞律擬絞立決韋馱保呈控湯作新將毒葯給與伊妻毒害伊母一節如所告得實湯作新罪應絞候今訊屬誣捏應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係旂人應折枷鞭責但湯作新係韋馱保外姻總麻尊長乃因口角微嫌輒起意誣以謀命重情陷伊妻子纒首若僅照例折枷殊屬寬縱韋馱保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諾爾布張氏于伊子捏情誣告事前雖未商謀但到官時隨同誣供俱屬不合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分別鞭責收贖被誣之湯作新與訊不知誣捏代爲寫呈之陳世爵等均免置議謹 奏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奉

旨此案湯氏誣証伊父湯作新給與毒藥謀害伊父知張氏  
雖係伊翁姑丈夫勒令允從但以子女誣告其父以  
死罪事關倫紀未便以迫于抑勒竟從寬減湯氏着  
改爲應絞監候秋後處決至韋馱保因口角微嫌輒  
誣湯作新以謀命重情又逼勒伊妻執証致陷湯氏  
以逆倫死罪情殊可惡僅擬發伊犁充當苦差不足  
蔽辜韋馱保着削去旂籍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  
餘依議欽此

誣扳良民被差訛詐氣忿身死誣扳之賊比照  
誣告致死絞候差役比照竄役詐贓斃命絞候  
刑部奏烏魯木齊都統尙 奏迪化州衙役李生貴  
等緝獲偷馬賊犯趙奇奉因趙奇奉坦供民人徐党  
曾買賊馬遂拘獲徐党拷問得受錢文馬匹釋放詎  
徐党受辱不甘身死將趙奇奉等審擬治罪一案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查尸民張乃益被竊馬七匹呈報該  
州圖桑阿派役跣訪旋經張乃益認明舖民年三之  
棗騮馬一匹卽係被竊之馬經該州提訊年三據供

買自民人趙奇奉有民人林起鳳作保該州衙役李  
生貴訪知林起鳳在呼圖壁地方遂携同衙役王福  
雇工胡天才前往尋獲林起鳳令其作眼復將趙奇  
奉緝獲乃趙奇奉因無質証不肯吐露實情誣以伊  
賣給年三之馬係納梅元賠還之馬捏供民人徐党  
曾買賊馬一匹該役李生貴遂卽拘獲問其買馬緣  
由徐党自謂理直並未犯法出言不遜李生貴卽喝  
令王福胡天才上銬而徐党益肆詈罵經雇工胡天  
才掌擊其上頰一下李生貴等遂上手銬究問徐党  
喊叫說我買馬匹有稅票可証並非賊馬復經鄰右  
徐大見而解勸令徐党出錢八百文並馬一匹俛其  
釋放而李生貴等卽收受馬匹錢文將徐党釋放乃  
徐党回家追意無故受辱且被詐去馬匹錢文氣忿  
莫釋至次日晚身死此衙役李生貴誤信竊犯趙奇  
奉拖累民人徐党致死之實情也正在審訊間經庫  
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佟福保將竊馬賊犯納梅元  
解送來城審訊納梅元供認張乃益之馬七匹係伊  
同趙奇奉夥竊令其兩相對質趙奇奉始將夥同行

竊並誣扳徐党緣由供認不諱復加嚴訊無異除納  
梅元一犯現又夥同進把偷竊馬匹俟審訊明確另  
案辦理外將趙奇奉李生貴均係例擬絞監候工福  
胡天才俱發遣伊犁爲奴等因具 奏前來查例載  
誣告人因而致死被誣之人委係平人及因拷禁身  
死者擬絞監候又蠹役詐贓逼斃人命不論贓數多  
寡擬絞監候又威力主使人毆打以主使之人爲首  
下手之人爲從各等語此案賊犯趙奇奉夥同納梅  
元行竊張乃益馬匹被獲輒敢誣指民人徐党曾買  
賊馬以致州役李生貴等將徐党拘獲鎖鑿責索  
取徐党馬匹錢文徐党因無故受辱被詐氣忿身死  
是徐党之死實因趙奇奉誣扳所致趙奇奉應如該  
都統所奏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律擬絞監候衙役  
李生貴誤聽趙奇奉誣指之詞將徐党拘獲但徐党  
所買之馬係有稅票可証始而加刑拷問繼復收受  
馬匹錢文始行釋放致徐党回家後越日身死情殊  
可惡查胡天才等將徐党上銬拷打係聽從李生貴  
主使應照律以主使之入爲首李生貴亦應如該都



統所奏比照蠹役詐贓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均秋後處決趙奇奉以竊匪而誣扳良民李生貴藉差嚇詐逼斃人命且事犯新疆地方自未便拘泥一命一抵之例稍爲軒輊應由臣部存記將該犯俱入干本年秋審情實辦理該都統奏稱壯役玉福胡天才係爲從之犯應于李生貴絞罪上減一等發往伊犁給兵爲奴保買馬匹之林起鳳照例折責發落衙役所得錢文馬匹已追給徐党之子收領等語應如該都統所奏完結至賊犯納梅元同進把偷竊馬匹之案現據該都統審擬絞決具

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在案應毋庸議再該都統 奏稱趙化州知州圖桑阿雖非縱役殃民差捕原屬有因但失察之咎實所難辭相應請

旨將圖桑阿交部議處等語應俟

命下之日移咨吏部照例查議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四

日奉

旨依議欽此

挾嫌捏情赴京誣告本犯照原犯絞罪請  
正法從犯及作狀人為奴充軍

刑部奏軍機處交出雲督富 等 奏鎮雄州民黃  
相武赴京妄控州役劉國相等焚燒房屋抄搶銀穀  
妻女究出該犯姦占良民妻女項氏為妻婢等情審  
擬治罪一摺欽奉

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臣等會議得雲督富 等

奏稱竊照雲南鎮雄州民黃相武即馮小楚等在京  
控告本州差役劉國相等焚燒房屋抄搶銀穀畜物

及其妻女等情一案經都察院衙門 奏奉

諭旨飭交臣等親往查勘秉公確審定擬值臣富 前往  
東昭一帶校閱管伍卽順赴鎮雄黃相武居住之馬  
房林地方勘明原有草房仍係伊妻項氏攜帶幼女  
居住並無焚燒形跡及被搶牲畜銀穀其列名同控  
之文殿元王應訓晉忠涵各家亦無抄搶之事所控  
被焚草房另在八旺寨係黃相武新蓋歛錢之所因  
黃相武逃匿州差將其草房三間拆毀焚燒查驗實  
有焚燒形迹當將大概情形附摺 奏明奉到

硃批總以公正爲要不必迴護亦不可姑息欽此

聖訓諄諄臣等忝任封圻受

恩深重如該管知州果有縱役擾民何肯爲此等劣員意  
存袒護亦斷不敢縱惡長奸滋累良善惟有恪遵

諭旨秉公審辦期無枉縱以副

皇上明允協中之至意查案内指告州差鄉約及稟首黃  
相武歛錢之黃登科等同應實人証先經臣富 在  
彼按名提齊并將查獲代黃相武做呈之駱元慶及  
被黃相武用強姦占爲妻之項氏強奪爲婢之楊二

妹等一同押解到省嗣于十二月初十日奉

旨特派兵部主事富倫刑部主事羅山將原告黃相武文  
殿元王應訓晉忠涵及隨同赴京之秦在顯黃在相  
一併管解到滇提同犯証研訊復究出黃相武于派  
斂村衆錢文食物之外尚有強佔土目隴繩祖山地  
不交契價之事黃相武自認于赴京時將契交王應  
訓之母張氏收存所有原契及業主中保均應提省  
質審歸案辦理臣等當卽飛飭鎮雄州提解去後茲  
于本年正月初六日據該州將業主隴繩祖中保文  
之權同原卷一并差解到省臣等隨率同藩司李

臬司賀 及該管道府并委員雲南府蔣繼勳東川  
府蕭文言永昌府陳孝升提集犯証連日隔別研究  
臣等細核原控情事重在焚燒抄搶及勒索牌頭銀  
兩各款隨將所控差約等逐一嚴審據州差劉國相  
等僉稱本州各鄉向係鄉約雇人巡更防查盜賊每  
月各家出錢數十文交鄉約承管爲飯食燈油之費  
原係各人情願並不擾累乾隆五十三年春間黃相  
武在馬房林等處自行硬充牌頭派人經營不容鄉

約經手并于八旺寨地方蓋草房三間豎立木桿借  
緝賊爲名勒派村衆錢文每月每家收錢四五十文  
至百餘文不等經鄉約黃登科報明于去年閏五月  
十七日蒙差我等前往查拿因黃相武逃避未獲恐  
其復聚滋事當將所蓋歛錢草房三間燒毀其草房  
內原有些食物并有零星瓦木器具一時未及取出  
遂一并燒毀至黃相武住居之馬房林將伊妻解州  
稟官追問踪跡後卽釋回至文殿元晉忠涵住房並  
不在八旺寨地方卽王應訓家相隔亦遠並無與黃  
相武同院居住何能抄搶他們的銀穀牲畜什物詰  
訊鄉約黃登科等九名俱極口呼冤並無向各牌頭  
勒索銀兩係黃相武等挾首報往拿之嫌誣扳拖累  
等語質之詞証李發蘭及幫同黃相武歛錢之劉鳳  
亦稱實無抄搶情事臣等隨提黃相武等質審該犯  
初猶狡辯及聞臣富 前曾親往勘明神色頓異伏  
地叩頭只求開恩始據將借名防賊立團本爲歛錢  
漁利及挾差約首報緝拿之嫌捏造焚搶勒索重情  
赴京控告希圖拖累報復之處和盤托出則其所控

情詞盡屬子虛已屬確鑿詰其派歛村衆錢文食物及勒買山地不給價值悉俱供認不諱至於項氏原籍四川隨其父母至鎮雄州覓佃路過馬房林被該犯用言恐嚇將項氏強奪至家勒逼爲妻又有楊二妹隨其堂伯堂兄從四川原籍來鎮雄覓主售賣亦被該犯恐嚇奪取爲婢是其用強佔奪亦無疑義再查黃相武原詞內有州差劉國相等未奉票差將伊鎖拿經衆老人呈訴出示曉諭安民一節如果屬實則劉國相等之藉差滋擾該州並不查辦均于

功令亦爲案中緊要情節復向黃相武究詰據稱禁止差役無票私拿本州會出過告示禁止衙役不許私自下鄉原不爲此次拿我出示我因前次被差拿獲在保正家脫鍊逃走無可掩飾遂捏爲劉國相等無票私拿將本州從前出禁告示牽扯入呈不過形容差役滋事冀圖聳聽是所控差役私拿亦屬虛誣臣等以該犯等遠道赴京控告自必另有受累不甘情節並恐此外尙有不法別情再三究詰據稱起初原要到省遞呈因駱元慶說歛錢立團本省上司早已

行文查禁怕不能准叫我到京控告我想若到京告  
准自然都要提到京裡審問更好拖累所以約同文  
殿元們赴京我所告謊狀已蒙案下先往勘明現在  
衆人逐一質証實是無可再辯若果有受累委屈如  
今案下如此訊問正好伸訴如何反爲差役們隱瞞  
開脫至秦在顯黃在相是雇去挑行李呈子上原無  
二人名字因同在一家住歇故經刑部一同押解回  
來先前各鄉約爲打更收錢衆人都情願出錢後來  
我自充牌頭加增錢數交相好之文殿元王應訓晉  
忠涵劉鳳向伊等收取衆人已都肯給我所以葢房  
立桿不過想歛些銀錢养活家口此外實無別有不  
法的事提訊駱元慶亦據將得銀寫呈及假捏情節  
之處一一供認並令當堂錄出呈稿核與原呈詞句  
相符其爲該犯所作無疑臣等恐尙有不實不盡反  
覆推究不特黃相武俯首無辭莫可置辯卽赴京同  
控文殿元之父文之權堅稱伊子所控差役抄搶勒  
索情事均屬虛誣亦毫不能爲之剖白衆供如一似  
無遁飾將黃相武擬絞監候請

旨卽行正法文殿元等擬以軍遣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絞監候又恐嚇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又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又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者發寧古塔烏拉地方分別當差爲奴又代人捏寫狀告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此案黃相武藉林鄉防賊爲名科斂漁利復契買隴繩祖山地指不給價已屬恃強滋事迨四川民女項氏隨父母至鎮維查佃該犯胆敢嚇逼姦佔爲妻並將覓主售賣之楊二妹強奪爲婢復挾差約首報緝拿之嫌捏砌焚搶勒索重情赴京控告希圖拖累尤屬淫惡狡詐黃相武除強奪楊二妹爲婢及赴京控告不實罪止軍流卽勒買山地不給契價計贓一百五十兩准竊盜計贓論亦罪止滿流係輕罪不議外應依將良家妻女姦佔爲妻妾律擬絞監候該犯始則強奪良家妻女爲妻爲婢繼則斂錢擾害鄉里又復挾嫌越控計圖反噬種種不法情同光棍應如該督等所奏將黃相武



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該督等奏稱文殿元王應訓晉  
忠涵劉鳳隨從黃相武斂索村衆錢文分肥入已實  
屬恃強滋擾均合依克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  
良人例發遣文殿元王應訓晉忠涵復同黃相武赴  
京捏控州役鄉約抄搶勒索希圖拖累情節較重應  
從重改發黑龍江兵丁爲奴劉鳳訊未隨同誣控應  
仍照例改發極邊烟瘴足四千里安置駱元慶得受  
黃相武銀兩代作詞狀捏情控告不實合依代人捏

寫狀告不實例發邊遠充軍但黃相武捏情赴京控  
訴悉由該犯唆令亦應從重改發黑龍江兵丁爲奴  
均照例分別刺字州差劉國相先與吏目差役周起  
年劉義拿獲黃相武中途疎脫按例應杖六十業經  
各該本官責處免其重科其續與差役左國政彭大  
升蔡廷選王應瑞鄉約黃登科蘇文華王登玉王元  
鳳張尙禮等奉票往拿黃相武因已聞風逃匿尙非  
疎縱今旣訊無抄搶勒索應與並未同行之州差楊  
登科鄉約彭子通均請免議中保文之權于黃相武

指勒隴繩祖地價銀兩訊無串商扛幫情弊應與被  
逼出錢之隴甸業隴世長程翼遠余文元並同無干  
人証先行省釋黃相武所歛錢文于各該犯名下照  
追入官馬房林地仍給還隴繩祖管業賣契塗銷  
項氏係黃相武用強姦佔並非聘娶之妻應照例給  
伊父項大領回另行擇配至楊二妹是否實係四川  
永寧縣民楊四之女業經鎮雄州備文關查應俟查  
傳的屬到案訊明給領等語均應如該督等所奏完  
結查文殿元等雖事犯在本年正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但係棍徒濟惡情罪較重應俱不准援減該督  
等又稱滇省夷寨從前曾有村民立團自防名目其  
始本爲守禦盜賊繼而不法之徒漸至滋生事端又  
經檄行禁止今黃相武等復有歛錢立團之事應嚴  
飭各屬加意查察有犯立懲以絕根株等亦應所奏  
辦理該督等又稱鎮雄州知州穆克登額一聞黃相  
武立團歛錢即時差拿究治並無縱容滋擾情事應  
毋庸議等語查該地方遇有此等滋事棍徒該員既  
不能先事查禁及聞稟報又不能立即拿獲以致該

犯等潛逃來京捏詞誣控未便因其訊無縱役擾民情事竟予免議應交吏部照例辦理乾隆五十五年

二月十四日奉

旨黃相武着卽處絞餘依議欽此

赴京控案審係全虛從重卽發伊犁爲奴生監一體爲奴誣輕爲重仍加等治罪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都察院止軍統領衙門不敢壅於上聞卽行據呈轉奏朕勤求民隱惟恐鄉曲小民含冤莫訴每遇來京具控之案無不特派大臣前往審辦其中申屈抑者固有而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見來京者控無不准准無不辦赴懇求理者遂覺接踵而來及欽差大臣提集案犯認真研鞫所

控情節多屬子虛不過挾嫌逞忿妄砌誣捏之誦冀  
遂其拖累之計卽被控之人訊明省釋而輾轉審解  
拘禁囹圄胥役等又復事生風從中嚇詐事雖得白  
而身家已破情形殊堪憐憫且欽派審案大臣經過  
地方徒勞驛靡費供支於沿途驛站亦恐不無擾累  
此等刁健訟棍各省多有而湖北湖南爲尤甚若不  
嚴加懲創則枉累無辜藉端傾陷之風伊于何底所  
有本日吉慶等去到審擬湖南長沙縣保正王澤遠  
誣控勒買倉穀一案及富綱等奏到審擬貴州桐梓

縣民傅志榮誣控傅志舜串通書役斃命搶奪一案  
俱着交刑部核覆時量行加重定擬以示懲儆嗣後  
着各省督撫轉飭所屬剴切出示諭知小民等如果  
實有冤抑地方官不爲審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  
若稍涉虛誣亦必加倍治罪務使家喻戶曉咸懷儆  
惕庶告訐刁風漸知斂戢而良善鄉氓免至株累亦  
整飭風俗人心之一端也欽此欽遵嗣後遇有赴京  
具控之案審係全虛拖累多人罪應從重改發烟瘴  
者卽發伊犁爲奴文武生監亦令一體爲奴其誣輕

為重及輕事告實重事告虛者亦俱于本罪上加等  
治罪通行一體遵照可也

瘋癲叩 閩審擬邊遠充軍奉 旨改發伊犁  
為奴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奉

上諭秦承恩奏叩閩民人呂鳳翔所控安康縣私徵私鑄  
及余小一搶奪等款俱屬虛誣該犯詞語荒唐其為  
瘋癲妄控毫無疑義擬發邊遠充軍等語呂鳳翔挾  
嫌誣告編砌多欸甚屬狡詐未便因其素有瘋疾從  
輕辦理呂鳳翔着發往伊犁給與兵丁為奴餘着照  
所擬完結欽此

上使僕婦誣告致死其夫屍遭蒸檢杖流加徒  
件作受賄捏報傷痕故入人罪杖流俱從重發  
黑龍江爲奴知縣亦發新疆

刑部奏據護東撫江 奏平康縣民吳府漢主使僕  
婦鄭王氏誣告張榮毆踢伊夫鄭禮身死并平原縣  
知縣王逢源任聽件作朦混捏報致屍遭蒸檢一案  
查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  
役三年又例載期親以上尊長誣告人命蒸檢卑幼  
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治罪又敘唆扛帮告

人命重案不實俱問發近邊克軍又律載官司檢驗屍傷不實因而罪有增減者以失出入人罪論失入減三等件作受財故檢驗不實者以故出入人罪論又故入人罪囚未決放各聽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吳府漢主令已故家奴鄭禮之妻王氏誣告張榮毆跌伊夫致死希圖詐錢勒令王氏出結求驗並賄囑件作捏報傷痕以致尸遭蒸檢應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件作韓範青受賄匿報傷痕應照受財故檢驗不實以故出入人罪論

囚未決聽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查吳府漢圖詐誣告人命以致屍遭蒸檢韓範青得賍捏報傷痕幾令無辜抵償俱屬情罪較重吳府漢韓範青均應如該護撫所 奏從重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平原縣知縣王逢源于控告人命重案並不細心推鞠及經開驗復被件作朦混捏報屍傷未便僅照檢驗不實以失入人罪囚未決放例問擬杖徒王逢源應如該護撫所題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該護撫奏稱郭蘭串同吳府漢扛幫誣告合依扛幫誣告人

命重情不實發近邊克軍例發近邊克軍屍妻鄭王  
氏誣告開檢夫屍究係聽從家主吳府漢王使逼勤  
所致應照期親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擬絞監  
候例爲從減一等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婦人照例  
收贖鄭仁雖未出名具呈但聽從吳府漢傳信件送  
伊嫂鄭王氏誣告致伊兄屍遭蒸檢亦難輕縱應與  
鄭王氏一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各犯到配均  
折責四十板安置韓範青所得賍銀照追入官逸犯  
宋錦緝獲另結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五

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奉

旨休議欽此



旨本籍檢此

十月廿二日既三日奉

舉人教唆詞訟希圖訛詐咆哮公堂從重發新  
疆充當苦差

刑部奏議覆大學士公阿 奏審磁州已革舉人鍾  
應恂扛帮詞訟咆哮公堂革職署吏目沈封忱違例  
擅受分別擬罪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查此案已革舉人鍾應恂身列賢書  
素不安分今于劉茂喜被當縣邢懷棟毆打細故輒  
起意藉端訛詐未遂隨教唆劉王氏捏增毆折肢體  
情節代為作呈具訴已屬行同劣棍又面囑吏目沈

封枕斷令當舖出錢完案因該吏日不允遂砌欸誣  
控迨該州當堂集訊查問劉王氏作呈之人該犯不  
待傳喚直上公堂攔阻問官大肆咆哮如此日無官  
長有心把持公事藐法已極鍾應恂除教峻詞訟詈  
罵本屬官長及誣告各輕罪不議外應如大學士公  
阿 等所奏合依積慣訟棍播弄鄉愚恐嚇取財一  
經審實卽依棍徒生事擾害問發烟瘴充軍例從重  
改發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又 奏稱劉茂喜訊  
非有心調戲邢懷棟起衅鍾應恂代作訴呈捏增重  
傷情節該犯並不知情但既經王元統給錢養傷復  
思訛詐不已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加  
枷號一個月邢懷棟用錢板毆傷劉茂喜頂心偏左  
應照以他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折責十五板劉茂  
才王小棒槌訊無幫同助勢情事但明知劉茂喜傷  
已平復不行勸阻聽囑抬送亦有不合劉茂才王小  
棒槌均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折責十五板已革府  
經歷署磁州吏目沈封枕被控各欸均經審係虛誣  
其接受當商王元統呈詞不卽日詳堂研訊委無心

存婪索及事後酌謝情事自應以擅受科斷業經革職應毋庸議劉王氏已罪坐其夫王元統給與劉茂喜養傷錢文尙無不合應與韓成章等及無于人証概予省釋等語應如所奏完結再 奏稱失察吏目擅受上司職名臣劉查取送部等語應俟命下移咨吏部照例辦理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

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無論在室已嫁俱擬絞決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奉准

刑部咨本部會看得永城縣陳張氏與王傑通姦被拐致伊父張起羞忿自縊身死一案據河南撫穆疏稱緣張氏嫁與陳雪爲妻其父張起相依度日乾隆五十四年三月間陳雪出外傭工張起與王傑合夥宰猪生理王傑旋與張氏姦好張起等均不知情十一月間王傑與張氏說笑不避張起窺破姦情隨

將王傑趁走不容上門王傑戀姦情熱起意拐逃知  
素好之張三亦與張起時相往來張氏並不避忌即  
央其與張氏約會張三允從五十五年三月開張三  
前往張起家適張起與陳雪均各外出亦與張氏調  
戲成姦並將王傑欲會同逃之言向告張氏依允約  
定二十八日夜在後門等候至期王傑領同張氏逃  
走詎張起追捕未獲羞忿莫釋於三十日自縊殞命  
報驗緝獲王傑等訊詳飭審茲據審擬招解研訊俱  
各供認不諱查張陳氏與王傑通姦伊父張起並未

縱容後因張氏被拐羞忿投緘實屬因姦所致陳張  
氏除通姦被誘輕罪不議外依例擬絞監候王傑等  
擬以軍徒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陳張氏合依婦  
女與人通姦父母並未縱容因而羞忿自盡者將姦  
婦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王傑  
合依和誘知情為首發遣例應改發極邊四千里克  
當苦差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安置照例刺烟  
瘡改發字樣張三與張起同姓不宗除與張氏通姦  
輕罪不議外合依和誘知情為從滿徒例杖一百徒

三年遞籍定地克徒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王傑等逃  
 後訊無行兇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陳雪不知伊妻  
 犯姦情事均毋庸議屍棺飭屬領埋陳張氏姦生之  
 女責付王傑家屬收養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七日奉

旨陳張氏與王傑通姦致伊父張起羞忿自盡該撫因係  
 已嫁之女問擬絞候刑部亦照議核覆固屬照例辦  
 理但張起之死由於伊女陳張氏與人通姦所致與  
 子孫因姦盜致祖父母父母憂忿自盡者情罪相同

自應一律問擬絞決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輕重尚可  
 若一關父母之生死則不可如尋常罪犯照出嫁降  
 服之例稍從輕減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倫不  
 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區別設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  
 豈可免其凌遲概從寬典耶嗣後婦女與人通姦致  
 父母羞忿自盡者無論已嫁在室之女俱着問擬絞  
 立決交刑部纂入例冊所有陳張氏一犯即着照此  
 辦理餘依議欽此

刑部

文正卯

